

## 世界经济

# WTO 多哈回合谈判与中国的多边外交探析

黄志雄

[摘要] WTO 多哈回合谈判, 是中国第一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此类谈判方数量众多、议题广泛、旷日持久的大型多边经贸外交, 它为中国全面学习、适应多边经贸外交的游戏规则并积极影响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提供了宝贵契机。通过过去几年积极、务实、灵活的参与, 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下一阶段, 中国应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自身与谈判有关的能力建设, 同时采取市场准入议题和发展议题“两手抓”的策略, 推动谈判的成功结束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键词] 多哈回合; 多边贸易谈判; 中国; 多边外交

[中图分类号] F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8)06-0060-04

1948年1月1日开始运作的战后多边贸易体制, 至今已经走过极不平凡的60年历程。作为战后国际多边经贸外交的主要舞台之一, 这一体制为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多哈回合谈判是关贸总协定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延续和世界贸易组织(WTO)1995年成立以来的首轮谈判, 它承载了多边贸易体制六十年的辉煌与困境。多哈谈判不仅将对该体制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而且为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全球化、参与多边经贸外交, 在维护和促进自身利益的同时积极影响国际经济体制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本文将在对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演进历程和多哈回合谈判的发起概况作简要回顾后, 着重就中国在多哈谈判中开展多边外交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

### 一、从关贸总协定到WTO: 战后多边贸易合作六十年

1948年1月1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开始生效,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和组织框架由此奠定。该体制一改以往以双边条约为基础的国际贸易, 开启了国家间依循多边贸易规则开展国际贸易合作的新里程。在多边贸易体制提供的组织框架和谈判场所内, 有关国家通过多边规则的制定和实施, 得以不

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动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贸易壁垒的显著削减, 又有效地促进了各国市场从相互割裂、阻隔状态走向全球一体化, 从而使国际贸易急剧扩大, 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大大加强。

上述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贸易合作理念的成功实践, 使战后多边贸易体制成为二战结束以来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1948年世界商品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分别为580亿美元和620亿美元, 到2007年则分别达到138980亿美元和142110亿美元; 1980年世界商业性服务(不包括政府服务)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分别为3650亿美元和4024亿美元, 到2007年分别达到32573亿美元和30591亿美元(均按当年价格计算)。<sup>[1]</sup>除了国际贸易额的急剧扩大外, 国际贸易作为就业和增长源泉的作用也不断加强。从1948年到1997年, 世界商品出口年均增长6%, 远高于同期世界GDP年均增长3.7%的速度; 以总量论, 世界贸易在这一时期增长了17倍, 而世界GDP增长了6倍。按照贸易对GDP贡献率来衡量, 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从1985年到1997年由16.6%上升到24.1%, 发展中国家在同一时期从22.8%上升到38.0%。<sup>[2]</sup>目前, WTO成员已达到153个, 预计今后10年内成员总数有可能接近180个, 一个真正的世界性贸易组织正在形成。

本质而言, 战后多边贸易体制是一个供有关成员

在最惠国待遇、互惠原则等贸易规则基础上举行多边贸易谈判、开展多边经贸外交的舞台。关贸总协定历史上举行的 8 轮多边贸易谈判,不仅在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成效显著,而且为监督其各项规定和制度的实施乃至修改原有协议、达成新的协议提供了契机和手段。<sup>[3]</sup>

2001 年 11 月, WTO 第四届部长会议在卡塔尔多哈发起的“多哈回合”(又称“多哈发展议程”或“发展回合”)谈判,是战后多边贸易体制进入“WTO 时代”以来举行的首轮多边贸易谈判,也是该体制历史上第一次以“发展”而不是“贸易自由化”为主题(至少名义上如此)的谈判。本轮谈判的发起背景是:尽管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多边贸易自由化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贸易实力和外交资源处于明显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着多边贸易体制的运作和多边贸易谈判的开展,并导致该体制在其历史发展中存在着较为显著的不平衡和不完善之处。例如,发达国家利用其在贸易谈判中的主导地位,在它们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如服务贸易)奉行“选择性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无法充分利用和实现其比较优势并在国际贸易中获益。关贸总协定的最后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即乌拉圭回合谈判尤其加剧了这一不平衡发展。该轮谈判纳入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新议题”,不仅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高昂的实施成本,而且实施成果的利益具有显著的不对等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就是一个给发达国家带来不对称的巨大利益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昂贵代价的例证。TRIPS 协定所规定的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使发展中国家每年将要向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多支付大约 400 亿美元的专利费(其中一半左右为美国获得)。<sup>[4]</sup>乌拉圭回合之后多边贸易体制内外的的发展特别是 1999 年西雅图部长会议的失败,充分体现了贸易与发展失衡给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深刻危机,发展问题也因此成为 WTO 体制内最为尖锐和突出的问题之一。

根据 2001 年 11 月多哈会议通过的《部长宣言》,多哈回合谈判的主要内容有农产品、服务业、非农业产品的市场准入、WTO 规则(反倾销、补贴与反补贴、区域贸易协定等)、争端解决机制、贸易与环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特殊和差别待遇、与实施有关的问题和关注等。

上述谈判授权,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传统贸易自由化的“自行车理论”的继承和沿用,<sup>[5]</sup>另一方面也深刻体现了对已有自由化成果的修正和对多

边贸易体制若干重要理论和观念的变革。具体而言,从对多哈回合和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农业、服务贸易、非农业产品市场准入以及 WTO 规则、争端解决机制、知识产权、特殊和差别待遇等谈判议题的比较,都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继承和延续关系十分明显。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几乎所有多哈谈判议题与乌拉圭回合的关联并不仅仅体现为对后者的延续、深化和一般意义上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对乌拉圭回合相关成果中存在的失衡、不公正加以纠正、扬弃和再平衡。例如,为了纠正乌拉圭回合 TRIPS 协定片面强调对发达国家权利持有人的高水平保护和漠视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这一合法需要的倾向,多哈《部长宣言》以及《关于 TRIPS 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宣言》都强调应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发展中国家获取为保护公共健康所需专利药物的正当权益。此外,多哈《部长宣言》授权谈判的 TRIPS 协定第 23 条规定的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扩大到葡萄酒和烈酒以外的产品、TRIPS 协定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与保护传统知识和民俗以及成员根据第 71.1 条提出的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都属于纠正《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不平衡性、平抑其“劫贫济富”、“抑弱扶强”色彩的措施。

总之,乌拉圭回合具有浓厚的效率观念指导下的自由化色彩,多哈回合则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以公平价值对乌拉圭回合效率最大化理念的纠正和限制,从而表现出效率(贸易自由化)与公平(发展)“双轨并重”的价值取向。这无疑是多边贸易体制一次更深层次和意义的自我提升,并将对未来谈判和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

## 二、中国在多哈谈判中的立场、地位和作用

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经过 15 年的漫长谈判,终于成为 WTO 正式成员。这是中国进一步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战略需求。而且,中国加入 WTO 与多哈回合谈判的发起在时间上不谋而合,从而使中国得以第一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此类谈判方数量众多、议题广泛、旷日持久的大型多边经贸外交。该轮谈判不仅将对多边贸易体制在 21 世纪的完善和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走向(包括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几乎所有谈判议题都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技术问题。对中国而言,它至少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宝贵契机(同时也是重大挑战):一是全面学习、适应多边经贸外交的游戏规则,参

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管理,二是积极影响该体制的运行并促进其规则完善。

中国一开始就立场鲜明地支持多哈回合谈判的发起和成功完成,主张新的多边贸易谈判的目标应当是“有利于建立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平衡(特别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根本而言,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利益所在和谈判立场,是由中国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一方面,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贸易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我国对于多哈回合所包含的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推动解决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赤字”两大主题都有着重大利益;另一方面,作为刚刚在入世谈判中承诺了较高减让义务、交了不菲“入门费”的新成员,中国的谈判目标和作用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缺乏进一步开放市场能力以及类似多边经贸谈判经验的制约。

具体分析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过程中的多边外交,笔者认为,中国的表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

第一,中国在该轮谈判中积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首先,中国为推动谈判取得进展积极采取了大量建设性的行动。例如,中国积极参与了作为多哈谈判核心议题的农业谈判,同时还广泛参与了非农、服务、规则等其他议题的谈判,独立提交了 40 多个谈判案文,联合其他成员提交案文 100 余份。2005 年 7 月中旬,中国政府在大连第一次成功地举办了 WTO 小型部长级会议。在中国政府提出的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中,最典型的是中方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中提出的考虑发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不同关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中国公式”,以及在农业谈判中提出的强调平衡协调削减理念的“分层混合削减公式”。<sup>[6]</sup>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刚刚作为新成员承诺和履行了较高水平义务的情况下,仍然表达了“不吃免费午餐”、积极承诺新的贸易自由化义务、开放国内货物和服务市场的态度,表现出作为全球贸易负责任的积极参与者顾全大局的姿态。<sup>[7]</sup>

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支持和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成为真正的“发展回合”。如前所述,随着发展问题在乌拉圭回合前后成为 WTO 体制内最为尖锐和突出的问题之一,举行一轮“发展回合”谈判、特别是纠正多边贸易体制内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和不平衡已成为绝大多数成员的共识。中国政府明确支持多哈回合达成平

衡的协议,但强调这不是发达国家各自在谈判中有得有失的自我平衡,而必须是有助于发展中成员的全面平衡;这要求发达国家为本轮谈判做出更多的贡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政策空间。<sup>[8]</sup>中国政府特别强调应从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从最扭曲贸易的方面特别是农产品出口补贴、农业国内支持问题实现谈判的突破。

第二,中国在多哈谈判中采取了务实、不当头、不事张扬的策略。

毫无疑问,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以积极参与、有所作为的态度来对待多哈回合谈判的。但是,出乎很多分析家意料,中国在谈判中并没有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旗手”和“领头羊”、扮演“关键先生”的角色。最为明显的是,在多哈谈判经过 2006 年 7 月以来半年多“中止”重新启动后,出现了一个主要依靠少数国家(特别是美国、欧盟、印度和巴西组成的所谓“四国集团”)在核心议题上的磋商来推动谈判进展的阶段,2007 年 4 月中旬以来先后在印度新德里、法国巴黎和德国波茨坦等地举行了一系列高强度的“四方会谈”。中国没有跻身“四国集团”,显然不是因为中国的贸易实力和地位不足。而在 2005 年香港部长会议前,一些分析者也提到了中国对于谈判具体方案的“策略性沉默”。<sup>[9]</sup>

笔者认为,中国上述不当头、不事张扬的务实策略,除了受近年来中国外交一贯风格的影响外,还考虑到两个因素:从发达国家来看,美国、欧盟等成员在不同场合宣扬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和多哈回合谈判的“最大受益者”,借机要求中国在谈判中承诺超出自身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的义务;从发展中国家来看,不少中小发展中国家则希望中国作为其代言人抗衡发达国家。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中国都有不得不防范“枪打出头鸟”的必要。

第三,中国在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采取坚持原则而不失灵活的立场。

首先,中国的灵活策略体现在根据具体议题和中国的利益所在,参加不同谈判集团和影响谈判议题,如在 2003 年坎昆部长会议前与巴西、印度、南非等国家组成“发展中成员农业谈判 20 国协调小组”(G20),该集团成为多哈谈判特别是农业谈判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sup>[10]</sup>而且,中国在积极要求多哈谈判成为发展回合、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同时,还在不同议题上灵活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以期缩小分歧、促成合作。例如,在 2005 年 7 月 WTO 大连小型部长级会

议上, 中国和 G20 其他成员所提出的探索农业谈判的中间道路以及对非农产品的非约束关税削减建议得到了广泛赞许。在 2005 年 12 月香港举行的 WTO 部长会议上, 我国商务部长与其他各国部长共同努力使会议获得成功, 确立了 2013 年取消农业出口补贴的时间表, 并对最不发达国家出口产品免关税、免配额待遇做出安排, 对棉花出口补贴与国内支持的尽快取消也达成妥协意见。<sup>[11]</sup>

### 三、进一步发挥中国建设性作用的展望和思考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加入 WTO 后, 对于多边贸易体制内的力量对比、对于纠正该体制内现有的不平衡和推动发展问题的解决, 必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作为首次在此类场合亮相的新成员, 中国能否以及如何实现自身谈判利益和目标, 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的经贸实力和谈判能力、其他成员(特别是主要发达成员)的需要和影响、WTO 体制健康发展的需要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虽然在不同事项和议题上表现不同, 迄今为止, 中国总体上可以说是采取了一种“防守反击”的姿态。

原定 2005 年 1 月 1 日前结束的多哈回合谈判, 在几度被迫延期后, 截至 2008 年 8 月底仍然进展不大。特别是 2008 年 7 月 WTO 日内瓦小型部长会议为结束谈判进行的“冲刺”又一次遭到惨痛失败,<sup>[12]</sup>使持续近七年的贸易谈判“拉锯战”再度延续, 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 WTO 成员提出了新的挑战。

从总体上看, 过去几年中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多哈回合谈判, 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在整个谈判中的表现也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谈判立场和策略没有需要加以认真总结之处。正如中国常驻 WTO 代表孙振宇大使所指出的: 必须看到, 中国作为一个新成员, 对多边贸易规则的理解和应用水平仍有待提高, 参加多边贸易谈判经验仍显不足, 谈判队伍的建设仍需加强。这些都需要我们今后通过更广、更深地参与多边贸易活动, 并加强内部机制和人员建设来加以改进。<sup>[13]</sup>

总结过去几年的谈判实践和多边外交, 笔者认为, 应当采取以下两方面对策, 在多哈回合谈判的最后阶段有效因应更为复杂多变的谈判格局, 进一步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

一是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自身与谈判有关的能力建设。在多哈回合这样的大型、复杂多边谈判中, 能

力制约(包括对有关议题影响的分析能力、要价和出价的经验把握等) 仍然是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必将面临的一大困难。具体来说, 我国多边经贸外交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同实践需要还存在相当差距, 一些涉及多个主管部门的谈判议题(如农业、环境产品和服务等) 还缺乏完善的部门间协作机制, 学界(主要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业资源)、行业在谈判议题中的潜力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我国应通过加快人才培养、完善部门间和政府部门与学界、行业的协作机制, 为未来谈判中更好地界定和分析谈判事项、更加充分有效地实现我国谈判目标和利益提供坚实的制度和能力保障。

二是在下一阶段谈判中采取一手抓三大市场准入议题(农业、非农产品、服务贸易)、一手抓发展议题的“两手抓”策略, 区分我国的不同利益采取相应对策。其中, 市场准入谈判是多哈回合作为贸易自由化谈判回合成功与否的基础, 发展议题则是多哈回合作为“发展回合”的关键指标。在农业和服务业两个议题上, 我国面临来自其他发达国家较大的市场开放压力, 仍需以防守为主并紧密团结 G20 成员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困难和特殊待遇。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则涉及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制造大国的重大利益, 需要我国更为积极主动地加以推动, 而且在这一议题上, 我国的利益和立场可能会较接近发达国家而不同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 多哈谈判是纠正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赤字”百年难遇的机遇, 而目前实施问题、特殊和差别待遇等发展议题已经基本上被边缘化。在下一阶段, 我国应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 努力使这些议题重新回到应有的谈判日程, 共同致力于兑现多哈谈判发起之初的各项发展承诺。

总之, 关贸总协定和 WTO 所承载的战后多边贸易体制, 可以说是一个“搭台靠规则, 唱戏靠自己”的多边经贸外交舞台。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 无疑是中国从多边贸易规则接受者到主导者的历史性转变。根本而言, 中国在 WTO 这一多边贸易体制特别是当前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地位和作用, 是与新时期中国倡导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互利共赢”外交新理念相一致的。一方面, 通过多哈回合谈判推动均衡、普惠、共赢的全球化, 有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持续发展, 并成为构建和谐世界的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 另一方面, 积极、务实、灵活地参加多哈回合谈判, 在多边贸易规则的完善和新的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也完全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发展需要。中国的独特国际地位、发展阶段, 决定了我国可以也应该

在多哈回合多边外交中发挥独特的、建设性的作用,寻求国家利益和各国共同利益的统一,展现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者和负责任贸易大国的形象。

[注释]

- [1] WTO, "WTO Statistics database — Time Series on merchandise and commercial services trade", <http://stat.wto.org/Home/WSDBHome.aspx>.
- [2] WTO, *WTO Annual Report 1998*, [www.wto.org](http://www.wto.org), pp. 5-6.
- [3] 参见曾令良:《世界贸易组织法》[M],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4页。
- [4] See Oxfam, "Rigged Rules and Double Standard: Trade, Globalization, and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http://www.maketrade4fair.com>, p. 5, p. 16.
- [5] 贸易自由化的“自行车理论”(Bicycle Theory)是指: 多边贸易体制必须通过连续的自由化回合不断前行, 否则自由化措施之间间隔过久将使保护主义思潮和措施占据主导地位, 那样该贸易体制也将如同前进动力不足的自行车那样倒下。See W. Goode, *Dictionary of Trade Policy Terms* (4<sup>th</sup>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2.
- [6] 王晓欣:《多哈回合谈判: 中国兼顾发展与发达国家利益》[N],《金融时报》2007年6月22日。
- [7] 中国商务部长的谈话, 参见迟明霞:《多哈谈判中国不吃免费午餐》[N],《中华工商时报》2007年3月13日。
- [8] 商务部世贸司:《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在世界贸易组织第六

届部长级会议上的发言》, 2005年12月14日, 中国香港, <http://sms.mofcom.gov.cn/aarticle/zcfb/200601/20060101301432.html>。

- [9] 钮键军:《多哈回合: 中国“策略性沉默”》[N],《财经时报》2005年11月7日。
- [10] 关于该集团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在坎昆会议上的立场, 参见: A. Narlikar and R. Wilkinson, "Collapse at the WTO: a Cancun Post morte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5 (2004), No. 3, pp. 456-457.
- [11] 孙振宇:《中国对多哈回合谈判的建设性作用》[N],《人民日报》2006年12月11日。
- [12] 此次会议试图力争在2008年底结束此前一再延期而进展不大的多哈回合谈判, 但最终仍无果而终, 成为多哈回合谈判继2003年坎昆部长会议、2006年谈判“中止”后又一次重大挫折。会议失败的直接原因是: 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自由化的特殊产品问题上拒绝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目前一般认为, 谈判可能要拖延到2009年底前结束。值得注意的是, 在本次会议上, 中国第一次应邀作为“七国集团”(美国、欧盟、巴西、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成员之一, 在这个十分关键的场合参加了WTO最核心层的谈判, 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内的地位和影响力。会议有关信息可参加WTO网站: [www.wto.org](http://www.wto.org)。
- [13]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使团:《孙振宇: 中国希望多哈回合谈判尽早成功结束》, <http://wto.mofcom.gov.cn/aarticle/zxhz/hzjj/200801/20080105353610.html>。

作者简介: 黄志雄,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教授, 法学博士。(武汉, 430072)

收稿日期: 2008-09-02

修改日期: 2008-09-21

---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two questions of whether neoliberalism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subject and whether there is theoretical creativeness, this article, on the basis of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discusses the cause for “neo-neo synthesis”, gains and losses of neoliberalism theory and their inspir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search subject.

## World Economy

### 60 On the Doha Round Negotiation of the WTO and China'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by Huang Zhixiong*

The Doha Round of negotiation of the WTO has witnessed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as a formal member, in such a wide range, complicated and long-lasting 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diplomacy. It represents both an invaluable opportunity and a tremendous challenge for China, in terms of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nd adaptation to the rules of mult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diplomacy as well as positive influence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Through its active, pragmatic and skill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China has played a vital and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Doha Round negotiation. In the next stage, China shoul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enhance its capacity-building in relation to the negotiation, and adopt a “balanced approach” strategy to wards both market access issues and development issues, so as to push the negotiation to a successful end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 Countries and Regions

### 65 On the influences of Indian Cultural Nationalism on Indian Foreign Affairs

*by Zhang Ji & Zhang Sikao*

Indian cultural nationalism is one of the main social trends of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India. Indian contemporary cultural nationalism includes secular and religious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there are new expressions after the Cold War. It has distinct national, religious, dual and exclusive characters. Indian cultural nationalism influences profoundly the basis of Indian diplomatic thoughts, great power diplomacy, regional diplom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 71 The Strategies of Pushing through the Old Age (Pension) Reform in Germany *by Chen Nanyan*

Germany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establish old age pension system in the world, possessing a mature and well-run old age pension system. This system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contract between generations but was now in difficulty because of economic coast, increasing unemployed population, improving average life span, old aging etc. It'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system to relieve the financial pressure of government. People can express their minds easily and they are used to the generous welfare in Germany. So it's difficult to push forward reform. But almost all the reforms in Germany have been successful so far. The thesis is about the strategies adopted in pushing through the old age pension reform in Germany. It's beneficial for the other welfare countries facing the same dilemma.